



門 3
號 775
卷 1

有方錄卷之一



寬政 五月 予在昌平學受業于林公門我

公遣谷文晁西上京畿訪古器遺物因命予曰汝亦欲

往乎乃應行之也予退謀栗山先生先生曰諸生業

須通古處今非讀書則不通古非游都邑周覽風俗

山水則不能處今而知務於是遂請與文晁俱游京

畿欲更獨極西南州

公即賜黃金若干十星曰遊迹久暫汝惟所欲以益其

蒙齋 廣瀨典 識



明治三十七年
十月十日 購

所學也。費用所不足，即有司而取之。

五月廿八日，夙抵文晁家。喜多子慎，奴安平，從。發佐士礼，火子繩，安公綽，餞予至飛鳥山下酒樓，傾杯決去。及板橋北村某尾池，某茶亦辭送者，既盡，往者志專時方梅節，其多雨，雖當然。首途先遇，泥濘深滑，意頗阻。濟戶田川，一名荒川，雲霧開駁，遠山微露，日脚全數十里外，小憩巖驛，或說秩父山澤，民有壽至一百七歲，猶健，躬能汲炊。府召見，賜錢物。其子歲七十九，扶掖至，育子孫幾及百口。文晁子慎，從問道走岩槻，寧親，予宿火宮驛，有冰川祠，延喜中，擇天下神

祠以為官祠，祀典預焉。延喜式載之。今求之州郡，其傳之正者不多得，而是乃儼然營造，亦稱火宮之名。廿九日上尾驛，與文晁子慎合，日華破雲，炎輝射人，暑殊甚，遇梧桐林，襲翠濯心，風鳴如雨，乃謂他日我當書齋植桐記。今日首途之壯，鴻巢驛，附近村落，每旬以四九日會市，適值其日，家悉排鋪，布帛綿絲菜蔬，菓實倚累，層沓喧闐，街貫有寺，曰勝願寺，門揭下馬牌，關東淨土教十八檀林之一，自巖江戶地平村壩，相屬，黍黍布田，桑柘接陰，然為薪蒸，被斧斤，希有大木，無復丘阜，可登陟，騁望大間村，福島孝作知讀書。

與文晁有舊訪而宿焉予畫方圓曲直呢譚古今
郡縣建置沿革地勢險易所著有武藏志猶稿
六月一日孝作導至糠田村村隸足立郡昔鎌府時
以封藤九郎盛長放光寺門側小宇曰藤九郎堂茅
覆柴局肖像古蒼僧服合爪雉髮眇目骨相頗奇中
古人士老則入佛盛長亦然乎其眇無所聞耳箕田
八幡祠老樹縹繞有碑畧曰源將軍經基射藝絕倫
嘗試弓力射竹貫之竹叢在道周為古遺種源氏諸
將大底善射蓋傳自經基經基以右大臣藤能有之
女甥並傳射御秘訣不惜渡邊綱為攝津之人戎又

為此鄉人恐城一名行田四方平曠地非據高深渥
挾路城以是為險成田氏數世治是每因敵兵是日
執政吉田侯自日光還江戶路過此地道路修潔驛
站肅整吏目夫馬修集奔走利根水南畔置關誰可
行旅關吏則恐候臣屬水滸源上州利根郡東南流
瀾東地曠平故水漸漫無險漕運有便其利蒼生廣武藏
上野以中流為界兩畔堤防特嚴若決決則國界為
之伸縮宿館林相傳赤井法連初在青柳城欲改築
之見童豎捕狐欲殺濟而放之老狐來謝曰曩僕見
危若非大人仁慈殆不免也願報大恩以要地乃導

至今府城以其尾刷地如成綿蕪者然及城成一合其規模後又遇寇至則靄霧隨作利害所在使不得伺因名之曰尾曳城又一名曰霞城

二日謁茂林寺寺昔有老僧掌庖厨其名守鶴不知何鄉人又不知何時入寺來常以一大鼎烹茶道衆盡日斟飲而不涸人少怪之後或窺其在閑室假睡舉體茸皆毛老狸也寺不復用其鼎寶藏至今名分服茶釜童謠曰分服茶釜兮頓茁毛髮毛髮弗妨兮剃去淨潔以傳此事遠延四方野田村南一水亂流岸頭建一水標以表上下毛州界大路一條自西

巨東曰禮幣使道每年首夏

初奠幣於日光

天使由此度小生川田悉栽桑自此西北數郡地皆帶山風氣不漏泄俗勉業精桑蚕織造或冒致巨萬足利有學校舊址小野篁為守創造今唯存聖廟門庶耳庖厨以下為浮屠所據春秋之薦俎豆之實皆待其手而不過蔬筍之物也為之太息然

皇化隆盛日人文具備學校之設所在有之亦今泯然無聞而此學適在世人之美而稱之亦宜矣書庫嘗遭火焚蕩惜古書注解有世不傳物存焉但宋板十三

徑零本僅存每卷末必書文明某年某月上於安房
守憲實寄附山井貞物觀等以當時流行本校合同
異簽題曰七徑孟子校文清人船歸大奇珍於唐山
復刻孔子及十哲像六後世所置孔子所刻似倫中
手狀如有所把持今失其物好事者為說曰是非聖
人必諸葛武侯然無確證耳饒阿寺在廟西隣足利
氏為先祖造立修冥福堂宇壯大勝於聖廟可幾層
三日宿齊沐浴謁聖廟辭去良分鷹巢大野諸山起
伏絡繹于足利之北北高南低特出在上者曰行道
山自發江戶當良維屬目者是也井川世貞嘗曰新

田足利為地以山擁其背以野豁其懷東南清淋之氣
吸而不吐鬱勃傳蓄生英雄今來觀其地信不我欺也足
利西有渡瀨水即小生川上流亦以為國界古松鬱
蔥山不甚高表數十里謂之金山殘礎遺砌橫瀨
氏世守今為墟矣有燒米石蓋旧立倉儲之所經兵
燹而化山木不承斧斤非以城墟而以有大行院也
院則為
府朝初祖德川義季居創銅瓦朱楹殿宇巖然其人
雖僧氣習如官吏動以法律周旋金山產香菌寺
探以致江戶篁篲所至道路避人其巖類菟道茶壺

臨屋村有觀音堂。秩父三十三所之一。觀世音以三十三所相為聯屬。遍瞻禮之。喚曰巡禮。巡禮有西國。有秩父。有坂東。木票書卿貫姓名。每堂納之。名曰打札。路取便利。縱橫徑直。不必緣觀音定番之次。堂側老樅一株拂雲。下有源義助墓。碑唯雕姓名耳。義助歿於豫州。其墓在此。以其食邑於是也。旁近村落。有大鳥岩。松鳥山篠冢等。源義貞起兵時。攀附翼羽者。與此村落同姓氏。多皆出於此。自古豪傑以類相應。大率如是也。

四日有寺曰大通寺。由良播磨守所創。營有古松一

株。謂之加冠松。源義貞始加元服日。手植此樹。遺愛所存。紀以命松。世良田村有

神祖廟。以方修葺。固局外門。不可窺見。比日暑雨。青蠅螫人。毒如蠱。驢驛馬駭怒。步趨不常。不可騎。衆宿高崎屋。皆板覆。鎮壓以石。防颼風飄散。

五日。妙義峯在數里外。畧見奇絕。狀如安平。稱其奇心。身先脚已飛。特以當梅節。陰晴乍變。山巒隱見。快尚交至。及已近山。雲霧全消。日華方午。巖巖嶺嶺。直上造天。巨石傾側。欲墜不墜。如有鬼物。准之下。入林。越人家夾路。或逆旅。或酒肉鋪。持贍祀者為生。妙見祠。

在山半腹宏崇華潔金碧焜耀都下廟祠不能過焉
樓門內多鬻弓矢小樣瞻祀者必取以為幣下山沿
溪在巖奇秀數里不斷或如人起行或如柏肩而隨
或如蹲蟾蜍或如怒視或如碑碣或如瞽者俯而求
杖又有列辟中竅穴熒々如星耳麗天者土人稱是
昔百合若麻呂自試弓力其強破石箭孔如此是其
道上所觀耳若登陟其間東搜西索雖亘旬積月猶
不能窮其形狀之細又行數里山勢增東無他徑可
由關門据其險安中侯遣吏視之橫川關是也天正
中有大道寺某穿溝渠以禦前田利家之所左右崖

谷雲霧填埋不見其底地非不險然當其時豐公頌
天下兵以東行欲恃尋常溝瀆以拒旗幟之所作宜
致敗鱣取笑于世宿坂本驛在碓氷東麓自是以
西接木曾大率多山行過六七日程可始達差濃
六日文晁早起云碓氷在咫尺登之妙義衆峰巖々
萃于目下復與昨日觀異乃不覺鼓勇以上畧極其
頂宿雲半鮮遠望纒通蒼々茫茫不辨際涯所在古
昔日本武尊東顧思配偶蓋是處也俄頃雲霧大合
咫尺不可望嵐氣結如雨滴降樹杪昔有定光者
隱伏此處時出行剽及遇源賴光校武藝服之約以

為臣即以碓冰為姓。路右石磴數十級上之。有熊野
權現祠。是為信濃上野界。山樹悉枯。無皮與枝。生物
有草耳。沙土如寒反。遇雨不黏。起天明中。淺間岳噴
火。煙焰漲天。或飛石爆烈。相擊于空中。碎屑紛落。
燼石熬沙。水為之鬣。山為之站。掘取沙礫七八尺許。
真土始見。此時災及坂東最甚。山岳震動。川澤決決。
集入利根一川。是以利根所運。不向城邑田里。衝突
一刷。遠拋之東海。而窮焉。予嘗聞之。今視之於此。猶
足寒膽。予向淺間所在。文晁指曰。如卧岡。不斷者是
其大麓。而巔則入雲。如晴則不違顏。咫尺時。願望

却行竟不見之。鹽灘。馭有川北流。所謂築摩河。問甲
越虎爭之地。在下流十餘里。以道里稍遠。不到宿八
幡。狀主人曰。甲信間村落舊壘遺隍。無處無之。自武
田信玄起。順者并之。逆者亡之。卒皆既為墟也。安平
疾不得寢。五更吐瀉并至。蓋中暑也。

七日。安平瑜。禺中方蒞。抵望月驛。有故墟。甲將山城
守嘗居焉。驛古出良馬。和歌所謂望月駒。蓋言產此
者。信濃於今為生馬國。大底天下非多山澤國。不產
牛馬。故如五畿東海西海道山野墾辟。無芟牧之閑。
他牛馬不出也。然今驛畜牡馬。而不養牝馬。行李類

繁馱送難給，憊北馬力劣。旁近村里，仍蓄北產馬。宿和田，左右山高，人家道路如在溝渠。陰雲出岫，日暮驟雨，夜涼無蚊，不用灑。

八日上和田山，天下稱信中多險艱。和田山最險而長，踰山六里而得達，訪諏驛，駟驂丁尤苦。此日雨後路滑，沙礫啣鞋，屢易鞋，半腹以上雲霧殊甚。微沫襯衣襟，鬚眉變白。予為諛曰：馬氏五良，誰辨其最好？子慎亦曰：人悉是雲川陸子龍，撫掌大笑。漸至絕頂，有憩亭，雖健夫，罕不息於此。至孱弱，則往，委頓不能起。下山，風田雨，欄飛揚雨衣，嵐氣切肌膚，口銜千金

丹壁之至，諏訪日高，猶可得往。而前途有鹽尻山，路復險峻，故止而宿焉。湯泉生驛中有三眼，每眼開浴槽，諏訪祠在馭南北兩端，春祀南祠，秋祀北祠。其西則鵝湖，渺漫波碧，霧白，陰晴變化，視之湖上最奇。湖側高島城樓，檣粉壁，浮動委波。冬寒，祁則湖凍，腹堅，牛馬逕冰上則徑，其欲先渡，有狐必色渡。春冰將陷，狐復鳴渡，蓋狐多疑，結凝融，解能伏聽，水不誤人。同驛有巨菴者，善畫蒲萄，訪之不在。子太順，芻留供糲羹，味佳。湖中所捕

九日，鹽尻山自湖北登，回顧鵝湖，浮雲破綻，漏泄日

氣淡碧深綠，浮白沈紅，水天各自成幾樣，穀文文晁
倒載，寫小景。湖南一方山低而遠，晴日則富岳自其
處露出，人往來海道者皆見其面，往未曾者獨於此
及得視其背，是以人特奇賞也。此日不見，梅天多陰，
客途失名山，雖是其常可恨。洗馬驛，是為水曾谷口，溪
流活潑，為屏川兩岸薄立，水齧南岸則取道北崖，迫
北崖則復道南岬，道與水相左右，洗馬語聲與狹通，
蓋變字各地也。往見飛泉洒落可愛觀，由比日霖
潦，平生或不然。王摩詰謂山中一夜雨，樹表百重泉，
光景想似此。宿掠井馭。

十日鳥居山谿間，二水互發，東流者屏川之上源，西
流則水曾之濫觴也。自此西已謝屏川，復與水曾水
相導，得德恩寺，聞藏源義仲畫像，請見之不許。距寺
一里許有堰，為義仲之所據，福島於水曾山深谷奧，
路隘而水勢猛，山村氏為源義仲裔，世居此地，得封
於
官奉命於尾候，古所謂附墉者似也。置闕視出入地
勢得宜，如坦此為戍，雖衆不足懼，以檜作笠，市多賣
之，駒岳巍立雲表，今方仲夏猶見雪斑，三冬雪中
者望之，則形狀更奇，殆如白馬俯秣，因得名焉。往水

曾者從山東轉遠其地遂又出其西故數日猶在其
山脚入蜀者取謂三朝三暮黃牛如一者其或有肖
乎御嶽在西北崇高入霄漢與駒岳相抗其陰則為
飛潭國其衆水來注焉水曾水始大沓掛以西溪石
特怪石立則衝而繞之偃則駕而墮之斜且平則走
且急之水亦無形依石生變取謂棧道亦在斯地嚮
者尾候仁於行旅大作徒役疊石水底上陞岸腹遂
齎路面留架棧少許以存遺蹤因無復古時險阨之
虞山榴花盛開點綴于石間亦奇宿上松驛逆旅婦
見人執衣挽留可厭

十一日寢醒村中入華表構院俯溪一道人守之溪
中一巨石出水數尺上廣平可坐百人名曰寢醒林
林與岸束相為狹隘蹙則激伸則漫水之性然是以
湍悍殊甚相傳浦島子釣魚於此夢騎神龜遊水府
龜化為美人留浦島子為婦極富貴樂及夢覺過數
世因是名寢醒世所傳有浦島子傳云丹後國人其
事在

雄畧帝時然其所述與隋唐小說相似近出於凡流才
子虛架托寓乎一觀七錢道人以是為利以蕎麥造
麪絲頗有佳名蕎麥喜生寒冷地味亦美天下嘗不

知食蕎麥信人始飲食之於今嗜而餒之比膏粱之
甘天下徧矣至御殿村始與水曾川離淙聲斷於
耳有園原先生者墓其碑陰云先生御殿神祠官好
學耽古著水曾古道志以奉尾公其子孫存村中訪
尚其書無有曰先生在時恐其書流傳使世知其要
害則不秘也乃不存稿我服其用心之縝密上馬籠
山有瀑雙瀉名曰雌雄瀑水曾為地山高而重水往
其間地可耕者甚鮮道路脩治橋梁完繕畧無虛歲
是以租稅入費且盡焉其利独在山水檜栢杉樅蒙
峰亘谷斧斤斬之船筏浮之不數日達尾州天下言

材良者以木曾為最宿落合

十二日下阪十餘里阪窮有川曰落合謂二水來合
處曰落合美濃信濃以斯水為界人言信濃國地最
高乎諸國今以下阪遠信其言不欺陰霖數日收麥
生耳白杵空不禱民有怨嗟聲中津川驛山川溫藉
市鄩頗富屋宇茅覆氣象酷似吾白河有稱津甚平
是行碑所謂五輪塔文字漫漶不可讀是行事鎌府
封信濃松代拮据原有怪禽利嘴銳距輒傷害人物
人懼羽翮健名曰八重判神雉是行千金購鷹使之
搏擊神雉與鬪毛雨翎風冲天數日頭尾輪轉卒墜

相死于大井，馭三里，有寺曰長國寺，藏是行牌子，及馬銜鞍具，古朴堅牢，無飾，過十三山盤陀，屈曲道，路多山，則往，以十三，或二十三，稱之，不必為實數，非限此地也。有西尾喜太郎墟，据其最高處，亦不知其居此在何時，興亡如何也。土岐盛時，全濃為其有，或亦在其時乎？宿大湫。

十三日，復與木曾水遇，徑雨流急，船不得載馬，買小艇以濟，其深廣如江河，不復水曾中峻激，遠濟方水外，得山，峭直，翠峯，石皆含光潤，草木如梳，石根入水，布成淵底，又往，露頭于水面，如水獸抗角，如鯨鯢現。

鱗一紆一直，清鮮之狀，盈掬數，按轡瞻視，恨不竟日於此，以之然後去。水外山盡矣，而讓奇於水內，水石明媚，彼此殆似，忽覩老樹數十株，檀欒翳，文徑入其下，矚然崑洞，可展布十餘席，中安觀音大士像，石罅滴水，水下清冷透骨，予生一閑思，謂剪除榛莽，撤去掩翳，却退數百步，水上浮舟以望之，則其奇有更加焉。下乙坂，日已西沒，天際見樓櫓層出，粉壁帶日，影縹緲如雲，卽犬山城也。隔水曾水，地皆屬尾州，村步始見甘瓜，濃瓜，則天下名品，其名真桑者，或說本邦古無有瓜，天正中，兵討朝鮮，持其種還，栽濃州真。

柔者尤美宿鷄沿陵霄華盛開

十四日丘垓累々東西相對謂之旌旗堆大澤氏與織田信長戰敗焉其時樹旌旗布陳是其跡大澤氏無事樹木水徑墟距此東一里所傍近山無事樹木歧阜一山老樹往字面鬱葱如此雲積氣近之斷崖千仞攀折甚難壯哉織田氏舉也斃齊藤道三據此城雄視天下古所謂稻葉山是也信長依齊藤氏舊構增葺營繕更名歧阜特欲以雅馴也雖然有志并天下特區々險阻嘗見冬遠創業之地未有據高山崇嶺為城堡是豈神算規摹之所自異也哉濟飛彈川水源發飛彈山中

故名焉下此則改名黑股又トク黑讀如素水至黑股又益大非用舟楫不可濟天心中黑田長政騎渡超敵其膽壯可畏東岬有古柳樹長政渡時援攀上岸土人於今謂官兵衛柳官兵衛者長政表德其柳六七年林前就枯小堂有佛像一軀曰瀨踏地藏相傳地藏佛林化童導渡長政謂先渡以量深淺曰瀨踏又得久米川其大劣於黑股西岸巨柳翳路群鳥哇々定巢放林極糞溲滌草木腥風逆鼻所謂草腥鷗鷺宿即似是樹外堤坊虹卧數里不斷若夏水怒漲堤身一決水浸大垣城郊野悉為沙泥壓斗斛之不収是以大垣

秋冬際起徒役苟有缺壞竹落土豚嚴備脩築大垣
鄠多鬻紙濃紙天下絕品石田三成作亂以大垣其
為封地據是為巢穴

神祖駐軍壘井有人薦柿實拳大者

神祖手握之曰大柿既入我手三軍皆賀柿垣聲同故
道之祝衆投宿渡邊順菴谷春騰來見

十五日順菴春騰送至壘井馭有古井其水甘雖遇
大旱未嘗乾居民汲炊取足故舊名之曰足井壘足
語聲相近故變淵原馭北慶長中伐西兵破之數十
萬世命墜之

英武戡定濟世安民營壘蹤跡一一可指點是日風
雨慘慘燐火鬼哭彷彿欲觸耳目番塲馭檻泉生山
脚至清可鑑毛髮相傳馭南數里山有養老瀑落地
滲枯潛伏至此復發未知其果信否以此泉涵麪係
殮之冷如慰齒道右數里得山曰居吹方言蓬未制
為艾者曰居吹取是山蓬蒿製艾極利於病村市賣
陳艾然艾之名品產下毛州者為是以其地同名而
今襲取之以在中土其之見售多於下毛州云近江
美濃界曰寢語村東隣屬美濃西家則隸近江所隔
一塼壁耳是以二州人可卧枕相語因取為名得磨鏡

山、喬松夾路、石被紋苔、起伏草間、未知其危、頂為有
奇觀、而先覺其秀麗、不為凡境、及至其登窮山巔、眼
畧洞達、琵琶一湖、可俯而掬之、湖周圍百餘里、水白
山青、民家漁舟、城壘邑里、遠近錯落、稀密映發、可謂
難為思也、嘗耳竹生島、竅奇、諦視湖而宛然鏡中一
點、大抵范文正公岳陽記、似為此地作、劉禹錫所謂
遙望洞庭山翠色、白銀盤裡一青螺者、亦類為竹生
寫景

本邦播紳今古作者不乏為是湖以國字作和歌文章
一誦之使山川發響其復何計唯以文異體今不道

之又謂畫工之為圖大卒皆美過其實於琵琶湖我嘗
多觀其畫悉不能當今日景象之半兩畔人家結構
頗大左者曰望湖亭尤宜觀望屏風題詩韓人作格
調平穩無甚奇骨不敵江山之傲儻山下有歧路右
為北國道矣根城隱映湖天宿高宮

十六日越智川水小晴日東楚且不流若南風俄至
則暴漲病濟是以諸侯東觀西就使步戶守渡口視
其無懼過此而相賀昔此國有江南江北之稱京極
六角二族恃兵爭強以越智為小嶋溝驟雨滂沱雨
衣箬笠觀蓮於田中村池廣僅十餘畝生葉田、今

歲淫霖花遲村長象筐藏。花就見有一莖着六七
花不唯並蒂品字古昔中條姬采藕係織曼多羅是
其遺生於是此蓮無藕係今猶然距田中一里餘石
壁四周匝以隍渠如隄壘。

大君朝 京師為頓駐所嘗命彥根侯一夕而築烏八
幡安土遺墟距此不遠山高湖僚田沃民富陸運水
漕控制諸國實霸國取存明智氏謀篡弑焚毀自盡
人不復眷顧好善惡惡之情豈其及山河乎宿守山
十七日過山田村訪水內石亭近年好石效米家癖
者多石亭其巨擘出見數千顆皆中裏匣藏拂拭生

光澤其所藏之富非歷三四日則不能偏觀自戲曰
本邦自古未聞有多集奇石是非無奇石也無能好奇
石而知者造化生物必已不孤矣苟生斯物則亦生
好之之人其自負如此著雲根志以傳世琵琶湖中
有佳鱖俗謂源五郎鮒畫舖煮供辭去拖舟于湖沿
岸南行蕪葭擊舫腹所謂八勝隨出隨移奇觀也至
膳所城上陸始志期上石山日頃路遠乃直走官道
謁水曾義仲墓墓樹義仲寺中蓋寺後人為墓造焉
又有詞人芭蕉墓芭蕉生時無所言及沒後笈中出
系譜一卷云其系出義仲曾因葬於此義仲戰敗於

字治欲退與今井兼平同生死兼平戰於瀨田亦敗
值義仲而殿義仲中流矢沒兼平聞之即口銜劍鋒
墮馬自貫死忠壯慄然使人感泣若陪葬其主側墳墓
與存忠義之鬼必怡於地下慮不及此徒使詞人輩
墓同北域而駢立以見土人之不好義乎初更始入
京師

十八日入松山侯邸主金子仙左衛門邸在三條高
倉仙左衛門雖陪臣能通朝章故實又好談論諄
至夜分

十九日訪橋水肥後守奉稻荷祠官又帶朝官學

明典故且其人健步聞有古器書畫類不避寒暑凡
兩不遠數十里尋訪探索必獲而還號曰鐵足軒蓋
非足也心所好也京師人多好逐銅具此人甚
廉真率不修邊幅

二十日見藤村藏藏古圖畫又多蓄錦綉古異皆大
方寸許帖而糊之其人好奇務求異于人尤不好浮
圖号曰無佛齋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訪若槻毅齋性沈靜講求經書通山崎家
說賴霞崖每推為畏友家在正護院森遠望比叡山

近接加茂水田園繞戶窓其居與人物稱人言飲加
茂水三日使騰理徽實筋骨清通見山中郎北尾
春徽

二十三日大德寺曝書畫器械堂室所至重沓展列
中有趙子昂書字曰深雲為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
東風巧何緣有歲萃其字掌大筆法猷美蓋絕品大
抵京師古刹所藏咸富暑月曝之平生深秘不敢出
者其時得寓日文晁西上職為是故也歸次過飲原
子重書賈持來皮日休聖廟碑墨本亦佳品
二十四日謁北野菅公廟遂出外郭經小室右入山

間樹林莽叢奇石側立溪水來澗與人左右每跨以
約略既而二路雙引左者為高尾右則為柵尾柵尾
即高山寺所在

本邦始得茶種先植柵尾後移宇治寺有鳥羽僧正畫
三卷輓近學鳥羽畫法成鄙俗戲筆是末流之弊如
此卷筆路縱橫風韻溢紙作蝦蟇嫁娶圖亦秘不容
易為人發厨文晁致上野凌雲院書以介之是以得
見之下寺轉至楨尾高尾以觀山水高尾鐘銘有三絕
稱上樓弄觀真偉物楓樹蔭徑掩溪當隈澳地窈窕
深靚夏時故然至于秋霜紅黃相錯觀楓之勝四方

傳稱可以想也。

二十五日拜見

禁門不雕不髹剝削木素牆壁黃土塗之白堊為界五條。吾徒賤人制不得出入或假托名目被官衣帽得出入宮掖窺視之我不欲為之。凡京自大內至民庶屋以天明八年春正月晦遇災於今近十歲竊聞燒前宮殿規摹因循或失典故有從臆度更造之日嚴命群工考古徵今百度完備時

我公與

大政掌新宮室西入京師驕從寡約車馬儉素從前

執政之行宮無如是者然朝
天之儀恭敬中進止合禮松山侯公兄前朝京師
衣冠車輿一法前古無所苟為者故京師俗雖好議評
於二侯則每稱曰白河威儀松山故實美其所希見
也

宮室雖已成民庶猶多未作家每街衢必存閑地其
年災自定鼎平安後莫暴焉於今民猶言之聳息夜
與子慎至下鴨逐風涼於此游人雜選謁鴨詞者旁
午咽路腰刀遮欄憩亭於水上樹柱葦箔四圍煮茶待
人床下清淺水色洗暑京師暑月以四條河壩及此

為納涼地

二十六日訪福井嚴助同族隆助主即父子父曰龍助以醫顯嘗意右膏名府朝聘奉治功每多

療瘡瘵然以不經見而不投之驗他人後自病喜曰可以

試也乃煎服數十日雖無得不敢自疑及日苟無效猶曰非服而至死則不足

以驗徵其無功也及臨死投七日果無功也其自信如此可謂奇士

也又見皆川漪園以儒鳴世當時推為耆宿其學該

博至稗官小說道釋書莫不盡讀讀必有成說曰我

之學尚猶莫斯哥未亞近世傳言西洋莫斯哥未亞

有一婦人稱帝方併邦國既及數十拓地不休漪園蓋

以辭其注經釋史及子及仙釋其勢不可中止又見

佐野少進寡言沈靜善通三禮記性極厚人或問阿

州城上有樹凡幾株少進對曰松幾本柏幾本樅幾本一

舉其數以不差一見不忘大概如此

二十七日謁西依成齋年方九十五猶矍鑠喜對人

談古今得失又健饒一食或盡鷄鴨一匹梁上橫眉尖刀重

數十斤者每曰萬一有事我欲權此刀以護衛

禁闈雖萬夫必辟易不進氣概老猶壯學養山崎閣齋

統筆法古蒼為予作二紙視知恩院曝書又至方廣

寺觀明朝人衣服器玩又有豐公所御飲食什器刻

鏤金玉貼桐華葉渾堅牢實不似近日唯喜觀美其

質麓鬆廬舍那佛像大數十丈堂庇之其崇高可知
世稱曰大佛則非此像在寧京者除二軀外無可比
者豐臣氏所造大抵足以駭人

二十八日日昃柴京師與文晁子慎別獨身齎地圖
一面墨斗詩文稿四本雨衣袂服各一以黃袱韜裹
自舁抵伏見人煙繁稠以近京師風氣頗似昔時豐
臣氏或浪華或此城往來相居其墟在市東山上犁
為麥田諸侯邸宅跡植小木標書曰某、邸跡蓋土
俗所為耳然可知者少、而不可知者已多慶長五
年役鳥居元忠松平家忠內藤家長松平近政等為

神祖留守及城陷以身殉之壯矣哉買舟且飯於水津
屋二更舟發舟不點燈終夜昏黑惟聞櫓聲已履聲
楚然于天衢舟子曰舟過澱誠今在橋下又聞水聲
淙、曰此城無井挽水城外所謂水車因意

國家廢圮伏見城慮京師屏蔽單薄乃特命我

先公起徒役築此城賜黃金若干伏見城退村數百
根其經營相度出我

先公或言謀之小幡景憲至其水車機巧之工天下
盛稱無賴子同舟終夜喧嘩五更就睡

二十九日舟子喚曰浪華城已在前起看揭蓬窻見

樓櫓數十羅列於女牒上朝霞映發蠶錦爛然無有定彩宛如天上樓臺嗚呼盛哉豐臣氏以是為金城湯池萬世無虞

國家一加兵十萬強兵無所用其守敗衄受誅誰謂非天授乎不然則固非人力可以攻也兩岸植木綿花以桔槔汲取澆水且暮灌溉又牽百丈上挽路或七八人或八九人以為一隊前人俯地後人俯前人至天滿橋下上岍投山片某又轉過懷德堂見竹山翁及二子午後游住吉土人以是日祭祀使有拳力者負燈竿竿高二三文許橫木為二層或三層下層連

點燈籠四五十圓中層減其數三分之一上層又如之童男女卯許從之聞其祭天滿宮群舟燒燈炬煌如晝浪萃俗尚氣豪是以每遇祭祀相夸以燈乎住吉祠宇罹災土木假構募緣四方欲以興造復舊以其名神致財不啻榜書姓名賞數揭之和歌者流所謂岸上稚松今有拂雲之勢其方已歷幾世之歎猶將催之但謂之岸上則不然去水涯在一里餘蓋泥沙歲集民開墾之濱海諸州如是者所在有之不足怪七月一日出吊篠田孝藏喪其怙為尾藤先生賴霞崖之嶽丈路次見濱田希庵其人年未及而立夙成

聲譽醫為本業，旁巧書畫。又訪僧大惠於逆旅。
二日，竹山翁以史學自負，撰逸史方成矣，請讀之。文
章雅健，取捨有權。自古史書無此，撰濱田希菴拉余
訪蕙葭堂主人，頃年凡流好奇，稍而出，集古書畫品
器械，服玩，徑此人鑑定，而價相增。

三日，此日炎熱時甚，日昃驟雨傾盆，氣息始甦。竹山翁
聽諸生講孟子，余在旁聞之。

四日，竹山翁講說論語，士高雜然來聽。浪華舊無書
院設

官賜宅地一區，營懷德堂，是以稍有向學者，爾來數

十年矣。

五日，見商賈集渡邊橋，交易五穀，人衆如雲，彼此相
分，或隱語，或正言，喃喃、呶、約言定而散，烏有人徑
紀之。視其價直甚上，而欲病相借而不可解，則大澆
斗水，如急風暴雨，人乃散而復集，更端而鬻買之名
曰相場，相場，邦言也。謂一定物價之上下也。天下穀
價大抵因此相場，而貴賤同，暴相移，是蓋郡國之大
權，寓之高賈之手，且不存之京師江戶之間，而委諸
浪華何也。浪華者，舟船所湊，東運西輸，不歷于此，則
不得能。是以一日貿易數百巨萬，富豪射利，素封者

多儼然侯國不為之稱貸者為甚稀也。夫侯國雖小者尚連數十里地，舉其財利納於尺寸，無土之商夫雖勢使然，豈無制度之能救哉？頌應。

廟堂謀議有處也。浪華則大坂之魚，稱山片某供，纖麩潔白如雷，雪寒液溢口，夜乘涼於難波橋，以觀煙火。岸上列榻賣茶果，橋下舟舩填咽，燈火煜煜，中井曾弘倚橋欄，哦出危燈，知有樓句相繼，遂成連句。

六日，工持天龍吐水者來，其製造自西洋傳，與舊傳稱龍吐水者異其物。木箱外無長布囊，投一端於井中，加一端於屋上，以長杠一上一下，左右互鼓布囊。

吐水於屋上，淋如建瓴，澀井某來語，是夕家祭牛女，五彩牋書和歌及詩，以注竿頭，插墻壁，陸放翁曰：京口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今我俗亦然，不知何由為此太早計。

七日，見赤松文平杉本玄澤，又見中井履軒，此人隱操甚高，竹山翁弟名曰積德，徑學文章，上與竹山翁為伯仲。

八日，將至四國，問舟可托，有阿州舩欲以明日發，乃與此約。阿州有厲禁，不挾過所者，不許上陸入疆，於

是就其藩邸留守謀留守予券書一通山片氏為余周旋之

十日竹山翁命別酒謝其厚過而去復過山片氏喫飯乘舟所謂五十斛船也二更解纜於道頓港船泊群聚軸轡相銜舷相撲帆檣森然如行林樾江岫置一字戈戟列植張燈教炷閱舟出入控手大呼以報曰阿船一隻方發岸上曰聽了即過此松樹如戟斜月在抄水白影黑微波湧珠玉風聲如琴筑真是新秋氣象余賞情客思併至魚動行一里餘水天空濶不見際涯左見燈光炯然是為住吉祠前石樓所

燒前者無此設四方客舶若遭風雨昏暗不記江口所在暗沙礁石被災巨多於是船戶會議糾錢疊石起樓每夜點火又見水中施楨幹如築牆壁者舟人曰江口泥塞以病舟行

官為之除水澆泥浚鑿去空礙砉然有聲視之鯉魚躍超楨幹四更便風張帆南馳

十一日夜已白立蓬窓左望蒼波渺漫濃靄霏微其際彷彿如見山是為淡路國左顧則和泉國近在數里不帶煙霧浦淑色里歷在眼城堞逶迤出沒樹間為岸和田城又見屋大壁連表然遠望可異其

前者為貝冢坊奉淨土真教導衆食餽故富後者為
飯左太郎相傳

神祖攻浪萃城不利退縮十餘里士卒饑求食于左大
郎其家巨富有奴婢數百人常為之多炊迺出以供
之冷飯也

神祖賞之改姓賜飯氏尔後數世姓名相襲一仍不諱
其不隨富有如有冥助者頃之日高靄消江山現真
面目澹々者與心靜戢々者與氣壯旅愁忌而賞情
旺手披地圖眼閱水山澄坐帆陰以徵其處所而恐
一勝之或遺也我御白河在距海三十里地目未觀

大水及游江戶見大江浩蕩而心常壯之未嘗極泝
沿泛舟之娛是故浮海之游始於今日停午見淡路
諸山翠黛分明無復今朝彷彿日昃風惡鉞泊吹居
浦

十二日黎明風歇舟循岸行絕壁斗峭其下竅穴大
小數十深淺不可測微波吞吐窾坎鐘磬之聲可以
應鼓節恨不同善笛者奏一闋以和之東南見峯稜於
山上是為根來乃知紀州界已在近一島牛卧于波
濤松柏蒙密如毳毛遍軀曰蓬島自此以北水帶兩岬風
波之患有所遮蔽南出過此即瀛海空濶亡羊數萬

里外雖夷島蠻嶼無有復入眼者。退顧我後洲渚灣
然弓曲以抱海水。和歌山城當其祀所。和歌賀多二浦。上
下在其弭。我舟奮飛激奔如箭。始離弦而發者。和歌賀
多共有勝槩名。遠賤不悉。可惜已。而風波險惡。舟如
簸揚。一上一下。朝天隨地。艫手大怖。曰。牟島在近。可
以暫避。舵工叱之曰。盍船所載。非祭祀具哉。後中允
達則千金糞土耳。况牟島地小不可久。維何太怯也。
西舳東艫。北帆南柁。馳突回旋。隨風轉化。其眼在帆
其手在艫。足走而口叫。雖一身挾十手。其捷不可喻。
予非牟利者。欲持身保安。烏計以遺體。試萬一於

危難也。舟愈行。風愈疾。怒浪擊舳腹。泡沫紛飛。衣巾
沾濡。被席以防。輾轉自衮。伏不能起。舵工喚曰。阿波
雖在近。我命已危矣。顧淡路福良可避耳。乃轉舵。三
帆北馳。迅疾直入兩山間。有天女島當中央。如所謂
樹而塞門。舳回就其陰。避風繫舳。島上樹茂。風啼月
清。氣冷。旅情為之動。岸上即福良。

十三日。風不休。損手舵工聚首叢話。猥雜可厭。借脚
舟於隣舳。漕去上陸。村北有八幡祠。繞祠多古木。每
披颶風吹。盤屈擁腫。如怪人工。移植人家假山。足以
可誇。炎景烘人。其陰來涼風。披襟頌之。就村家飲食。

還宿舟中。南風仍疾。

十四日。降雨。舵二曰。是好兆。雨霽。則風亦休。復借脚舟。就村沐浴梳髮。村雖小。有渾堂剃頭店。有阿波小松船。亦避風來在余船側。溫酒煮羹。以祝中元。且寬余客愁。其情可謝。日暮。風雨果共止。此夜岸上有鐘鼓聲。徹曉不休。是為所謂中元踊也。上岬觀之。街上置燈籠三基。狀類墓碑。男女着淨衣。圍燈外圍。結應鼓節。以舞蹈。又就新喪家。於神主前。歌舞。主人供茶果。送迎以勞之。或謂今之踊云者。非歌舞之謂也。蓋昔天踊之遺俗。變凶為嘉。改哀為樂。甚者。駕臆說曰。

於其祭為舞蹈而樂先祖。非也。余聞昔時。於其祭。十五日。平明。舟發。萬頃帖乎。波濤不斂。西有山。夾水屹立。對峙如門。確石起頭。而參差。揖手指曰。是即鳴門。海中險惡。是為第一。阿波國。逕迤在其南。余激立於船左。瞻右望。弗能自己。前日。恐悸之地。山靜水深。澹然為愉樂之區。於是知憂成於恐懼。樂生於安平。船至阿波。得河泝之。為吉野川。源發土佐。逕讚岐。伊豫。南入阿波。東流注之。四國東西長。南北短。是以水注南北海者。未待大而早入焉。其東西走者。必大而吉野為其窠。自別宮上岬。與船工辭。入德島城。不知

武智辨倫家。在何坊。則不可投。且逆旅。忌獨人。謝之。余謀窮矣。欲歸。舵工屋渡板橋。有喚余者。視之。近藤某也。導至辨倫品坐。語舊。近藤某嘗在尾藤先生座。能知我面。

十六日。見岡田君章。名波成勳。城下三十六坊。自十四夜至十六夜。為所謂踊者。每坊一佰富者。交以鐘鼓。絳笛。雜還。喧囂徹宵。以止。若淫。及十七日。炭遣吏捕治。

十七日。將至平島。早發德島。今年雨少。隴畝乏水路。側見踏翻車。挽水竿頭。約青紙傘。自翳烈日。農夫且

奢用調度。如是。得小松村。多豪戶。田植藍。刈取作餅。以售他國。漆帛鋪。每言。用阿產藍。艸。顏色殊勝。松魚乾肉。以土佐為名品。阿波次之。二物最以得利。村南竒岩十餘株。突兀枕倚。立于海岬。岩最大者。周圍三百步許。古樹盤屈。托根其間。如人施設。其下有天女窟。窮至其頂。鷗鷺多棲。腥臭衝鼻。竒境為之穢。炎威殊甚。蔭松樹假寐。有人。亦側我而休。我覺語。人曰。子單裝輕。爨可怪。聞江戶。每遣監者於四國。豈子亦是乎。我辨。益疑。自我公從政。開通正路。發摘伏姦。痛絕苞苴。或曰。竊發。

監人伺察郡國官員清濁治績故官人恐懼謹慎無敢自縱者此人意余為是也宿武衛氏

十八日謁棲龍君其為人溫雅善詩征夷將軍源義植子義冬不為父所容出寓河州以世居平島為氏名義根号棲龍通称右門土俗喚阿波公方公方有天下稱源義滿始賜是號後世襲稱義冬無罪嫡而被廢故民哀称之至今乎阿波侯待以賓客屋宇類萬石以上諸侯邸宅少有夸門地色余歎其非所以全終

十九日苛留供飲食

二十日早辞平島取舊路復還德島投林倫
二十一日城南大瀧山有觀眺美登後院曰白雲関僧英居之與林倫訪語布席於松樹下德島形勝萃于一隅林倫指點說著一一不遺小寺彦夫招余會詩友其室臨池頗存幽致扁曰清音亭彦夫好書字學賴霞崖翁

二十二日雉兎園復集諸子主僧元寔妙齡善詩文拙齋翁嘗以僧中一龍目之木芙蓉以新任阿波來在座共語江戶消息

二十三日僧英拉余過村瀨某其嚮學栗山先生因

殷勤問先生起居辭林倫家林倫僧英送至城北郭
宿興源寺寺侯檀越故巨刹

二十四日至古川林倫分手僧英猶送遂抵長谷寺
寺主約夜宿午後趨見鳴門歷四軒至岡崎比屋以
煮鹽為生地接撫養撫養聲與武屋同鹽田井然彌
望民富於其利欲以方金換銀子京師西南侯國必
私制抄使用國中是以蓄銀子鏹錢者歎債一老夫
先導喚汲濟土佐泊島中以沙石不可植民釣漁為
業沙沒脛骨秋陽熬之如在洪爐中脛骨欲焦一
石時起為味脊岩不詳其所以名平布于波間為尾

嶼有圓山生七大松樹土人建立名目喚圓山七本
松然不足為勝風馬數十隱見於群松中或下岫浴
潮自流于沙馴相嚙怒相逐仰鳴俯啄是阿波牧地
自水際至山足冊落連亘以防逸失余渴甚乞漁戶
水水帶鍊腥不堪能飲上山一里地稍平取細草茸
如茵坐此俯臨鳴門尤為壯觀阿波先侯嘗作亭
館時來騁望先侯奢豪國計耗縮及今侯悉撤無用
遺址存焉世言鳴門景狀如莊子所謂尾閭相似今
視之不然蓋水底巨礁岬岬相連其出水面者猶數
十株最大而受名號者三曰夷島曰飛島曰程島南

岸今我所踞島角嘴出者而北岸則淡路國南邊斗
出海中者兩岸相對縮而相薄不合者僅一里外為
南溟內者所謂播摩灘故每潮汐盈虛波頭層沓漲
廣盪狹與彼巨礁排挨觸擊盤渦如輪旁輾兩岬噌
呖礚礚聲震數十里時有巨艦帆風而至舉艦人皆
瑟縮屏息伏祈哀於天惟舵工立船尾與巨石曲折
相避以下已而與盤渦遇旋轉成規三匝以流焉然
後人能言而起坐必醜酒為善導者曰今潮猶穩若
月初三四日驕濤奔騰更有加焉又曰古者濤勢大
激響如震雷遭其怒時釜甑益釜為之破裂和泉式

部嘗賦和歌天吳為感乃收其暴然其辭鄙俚恐後
人偽託北岸有祈巖昔在潮聲如吼癩波射天七日
不休一名僧坐岩修法潮為之退因以氏巖山下小
祠中藏小瓶土俗稱曰御瓶明神歲若枯旱則闔村
老幼摩掌拜跪祈雨不出三日必應矣是以俟命屋
而納之以為神還宿長谷寺俱舍唯識二書於佛典
極為難讀有一講師來自京師是夜坐帳集聽者百餘人
有隆淳者就余語歎佛法哀雖在聖人繩墨之外亦
厚於其所道可嘉
二十五日山行三里許達海岸即在鳴門西自是至

讚岐國界左山右海行沙礫煎熬中炎輝殊赫時遇
喬松結蔭涼風吹面以療煩敲若不然其為道暘已
久矣入讚岐地稍寬敞引田村為其小市聚投神崎寬
齋寬齋能書又好論筆法運筆與呼吸應曰不如是
書無精神晉唐人作書皆如是不知其果信否觀家
藏趙宋名賢親跡籤題曰宋氏家藏海鯽作羹以供
曰客途長遠口腹亦不可以不養蓋厚情人

二十六日拜白鳥祠土木壯大相傳日本武尊駕白
禽自青霄下降止此不復去後因建祠與尾張熱田
所傳表裏足徵抵津田古松萬株高低曲直虬蛇殊

狀甚引涼風宿志度尚志度寺所在曰在村北隔丘
瀧據五劍山麓壽永三年佐藤次信視敵將強弓命
中義經已危驅出其間披胸養箭以身救主義經收
骸痛惜贈葬以所愛駿大夫驪西塔辨慶與書寺僧
脩法事其書及大夫驪所負鞍梁志度寺今現存鳥
寺北切海處名真珠浦世傳大職冠鎧足為

帝疾故欲得蚌胎珠而進之乃通蜃婦謀之蜃婦以死許之
深入水底得其珠割乳藏之以浮於處因以名
二十七日脇田舜民藏書畫玉石數十品訪且衣見
舜民以陶為業志度室南方名產吃茶飯決去道上

五劍山始見一名八栗山、栗山先生讚岐人生於是
山下五峯同麓、巒如駢指、戴石為頂、故能峻急快銳、
比劍、其下屋脊財露樹間、是卽志度寺道左有二墳、
大者為佐藤次信墓碑、則寬永中所追樹、小者瘞大
夫驥亦樹碑、二墳之北、則古戰場、屋島橫長嶺、卧其
西、五劍山高聳、擁其東、海水灣入、風波無患、平師奉
帝、蒙矐維此、於地利為宜、源師在陸、戰已接、平師欲耻
之、舩首注扇於竿、喚曰、源兵善射、請射之、須那餘一
當撰、抽軍進馬、波瀾動搖、無有定準、餘一以為恐人
力不可能、乃冥目祈神、鞭馬更進、發斷扇柄、飄銅扇

矢共飛、敵將竒之、起而舞、餘一復射斃之、今有二石、
一曰禱石、其始祈神處、一曰駐馬石、後發箭處、意其
持此石無必存之、後人因傍偶有石、而托言乎、或移
置此石表出遺趾乎、屋島有

安德帝廟、帝崩在長門、則此以其駐驛、民特恩以存之也、有
二渠、雙流、曰相引川、潮盈虛、二水必同、故名、方言軍
中有斯語、是故予始聞、疑其有故事、熟問、無然也、逕
牟礼、至高松牟礼、和名抄作武例、文字但異耳、聲則
同、投宿竹石山人家、山人作畫、有風致、
二十八日、發高松、欲上白峰、問道農父、指示便道、謬

聽共道我今將登正對白峰隔一牛鳴地然深谷窈
然降復陟踰一里餘日暮雷雨且晡時後登白峰必
會妖恠土人防而不登遙拜廟宇樹間見欄干嗟
帝英主也其事一跌竟崩於海表因歎有志者取禍於
亂世雖帝王不免也至國多寺有逆旅二十餘椽嬾
予獨行不肯宿卷首有賣糰子家就食充晚餐主人
憐志在夜行謂余曰雖屋破猶宿否余謝而請之其
室八席只二席不壞裂耳虻蚊群咬点燭見之懈裂無
全幅

二十九日路見清泉自石溪注出兼以石槽側立小堂

如憇亭土人喚之曰八十八水船值颶風覆沒汲此
水灌溺死八十八人皆甦以為神靈乃為營造以異
凡水飲之極香冷歌津布富麗繁庶一都之會市西
有山遠之出海崖即圓龜城北望島嶼相連鹽飽七
島是也其實有十餘島凡地以數呼者世多加僧其
數此獨省約者何耶島有民居村里大小不齊租稅
賦役悉除之以恣民所食欲熟慣操舟萬一有事為
籍而用之也自豐臣氏然也入圓城宿尾池世德過
德王村吳竹素語

三十日德王復來亦見宮武良藏

八月朔日，舜世德近世金比羅神威靈尤著，諸國信詣者日數千人，浪華以西，乘舟到著，他港不許上岬，圓龜獨不問之，故自圓龜至金比羅廟，大路一條，可以比官道，竹兜馬匹相屬，有山獨立，削成數十仞，名曰飯山，又一名曰讚岐富士，富士之為名山，天下固無可耦，若形相似，則雖小山必冒其名，然不直稱之，別以其所在之地名，如薩摩富士、津輕富士，信夫富士是也。又北越有三步富士，行道迳三步間，望彌彥山，酷骨過此則不然，皆所以別在駿者也。象頭山古樹蒙密如毛，遠瞻已與他山澤者異，其狀甚似畫人，所描之象，金比

羅廟在其眉眼，取堂宇峻高，似上毛妙義祠，因壯則倍焉。自祠至市，相去數百武，兩畔立石欄，諸州富豪富捐財，每柱雕姓名，石繫復百餘基，大小羅列，至善通寺，空海產此，故後營此寺，側有西行菴，西行嘗隱處，不與世通，逆旅不復敢宿，還至圓龜，宿會舟舖，自入讚岐，逆旅忌獨行客，尤甚，余恐伊豫俗亦如此，乃欲徑中國，以至九州，故再列圓龜，是夜無中國船焉。二日至多戶津，尋舟亦復無航中國者，乃仍就陸，彌谷以名藍淵，山如人立，寺當其巔，南北遷迤，益于抱之棟，高現兩角，秋暑且以空海舊地道流雜，還故不

登觀音寺日暮其勝槩雖嘗聞亦暗中摸索所謂明
月濱唯聞濤聲鞞耳嘗得其產磬石一塊時鳴
擊樂之此行欲併覩其山水而不得之雖費數日滯留
亦為山水非可惜惟長途在前年華及仲秋客情如
引去知有他日思到此則恨悔亦隨之沈吟久之遂捨去
至大野原有豪戶某氏兼并迄一萬石築塢繚隍墻
內不可伺視叫喚講槍法土人曰其家懼盜講武比
者盜殺良民逐捕甚急是以逆旅特不許輒宿余飢
不能行舖于蕎麥店店主審余狀曰是不似惡少乃宿
三日歷和田濱復沿海岸沙石瑩徹多類珠璣山上

有人家五六宇不復似農人曰是山讚岐伊豫界其宅
封人之居無誰苛之巖川上縣夾川而邑焉遠數村
一萬石為其治所故書伊豫有河邊縣因聲近改字
耳見毛利去伯苛留因過宿猪川某乃二洲先生外
親先生產此地以徑學頭竟應聘江戶
四日巖川上松樹稍密見故川上塢主墳土人樹碑
勒姓名年月本州自伊豫親王後更姓河野世有
之迄近世滅或其親族其詳不可知其餘德在民以
歲時拜奠然問之無知其事業賢否為何如雖公侯
富貴至身後不過受此追思耳數里始與海別入山

連峯接嶺，此窮彼繼，溪谷深則必生水，崖斷則必飛瀑，殆如行木曾山中，宿川側，方通家在關村，仍山中，方通好作畫竹，五日，方通引余一室，壁掛杰，壁圖障，貼杜詩，皆清人所作，曰：雖好文學，山中幽僻，無可共語，惟以書畫為友，家事省約，待奴僕有法度，蓋一佳士。禺中方辭驟雨滂沱，雨衣透裏，沾遍身，至角川，水色如丹，以糞源銅山，其氣薰滌，水中石繡，蟲魚不復生，非緣雨濁，余徨彷徨，疑其淺深，揭衣趨其湍急，水果不及腰，銅山去渡口僅一里，晴日，抽出其頂於衆山上，遇雨下，溪水暴長。

登之致狼狽乃止，又數里，得鴨川，銅山諸溪皆濁，至此復見清水，津渡用篙，長數丈者，舟子曰：如平生或可厲，水潦方集，如此湯，因知銅山果不可涉，宿大戶土人驅猪鹿，害禾稼者，屢乾放鳥銃，夜夢每覺。

六日，早發大戶，至胡桃川，石色多青，間有奇者，自此復左右山高，氣象窘隘，登降甚勞，所謂石推山，四國第一高山，今所過其麓耳，往山上，黃穗離，方見有秋，以其能產高地，謂之天粟，蓋稷別種也，如我陸奧，以山嶺委于，不可播種，然以是種樹藝，安知不可為井也，櫻樹夾路，蟬聯不斷，喚之謂櫻，三里，其實非

止於三里春色之佳可想惜差氏為枯枝者亦多若
繼植而續歲不亦善乎伊豫民漉紙為生田植黃葵
取其液和楮殼以為紙今花方發陸與所不見至道
後宿古昔伊豫有道前道後目在今不知其境界所
指只存其遺名冒一村村有湯泉仰生平地斫石圓
長通中加泉眼上作槽匝周古史相傳

天子御幸

聖德太子撰碑文表異湯泉之効疾其碑今不存近世
服元喬復撰文欲樹碑未果浴者雖沈疴澡雪立瘥
槽三所其下者以洗馬湯泉南有遺墟溝渠未壅河

野氏所據產好木綿布擇其最佳者織帖裝刀為纏
柄繩世喚其緹曰道後

七日至松山城北負山南臨阡陌遠瞻隈山海接紫
溟為秋勝地見杉山平丞去宿嘉市老農二人亦來
宿共語桑麻朴可愛

八日山道上下村落向背不一多植楮檀剝檀實為
臘作膏或燭得中山驛農高相半過此入溪與水流
左右既而得佳境水齧右岸山骨悉露巨石如榻茂
木蔭之秋陽可避揭衣渡之游魚驚散裾石久見散
者復集追逐以戲閑適之狀以可人意螻蟻稍來欲

咬人乃去。至內子村訪安川公倬家。父母親族出迎。問江戶信。公倬在江戶。結交相友。

九日。公倬舅彥六携親戚四名。漁前溪。得年魚數十頭。燒落葉炙。獲賒村釀。班荆同醉。

十日。雨霱內子。上堂彥六同行。至大洲。嘉市以西皆大洲管內。見祠宇梵碑甚罕。彥六曰。四國自空海產後。佛教甚盛。民力為之削耗。有司方銳意為治。力除人心之蠹害。撤邪淫之祠廟。其民富且樸。有異于他邦。夜大野。子慎就見逆旅。子慎即公倬之友。其人沈靜溫良。猶對公倬。

十一日。子慎剝啄來謂曰。昨來雨急。比地川將溢。如遲緩則不可復濟。且逆旅地汙。恐為所浸濡。即裝束駕舟。至子慎家。西谷嘉左衛門堀尾四郎次。子削某來語薦酒。皆江戶之所知。下舖雨愈暴。川益溢。水已及子城。三子家已見浸。乃蒼荒辭去。市人匈匈曰。水進至坊。低屋被水數尺。墻壁半壞。斂簞席。擔汁器。移之樓上。或高架。呶啞聲不斷。彥六命奴曰。井將淤。泥明日。盧城無水矣。宜急汲蓄甕。既而戶外有壚聲。駭起見之。水流于街上。澹。大夫加藤齋宮乘舟巡視。汗穢浮出。井竈圍圉。皆混為一。烏。余上樓避之。五更雲

霾始收人漸着寢
十二日天猶陰平地泥濘數寸墻壁門廡水痕或至
一丈許又果苦乏清水西谷墟尾二子來語昨夜之
狀比地川源遠山高諸溪合併動輒氾濫如昨水運
大洲城西北入海海口多驢戾歲一必漁舟張旌旗
隊伍部分一以陣法進退在寓操練意非專以渙為
事實為壯觀予削某亦尋來乃屬御書
十三日靄霧黯淡將復雨彥六云大洲地氣候有頗
異者天將開霽平且先陰烏如昧爽而晴則不崇朝
必復雨今之陰霧乃是好兆辭子慎家墟尾子迎余

鳥銃街送至郭外熟稻悉為泥沙壓無植立者農夫
終歲辛苦徒為一堆腐草可恤也彥六曰如幸不出
三日復得大雨以浣洗之庶幾收歲之半也大洲以
西地脉墳起悉為山嶺使民得平土者鮮矣抵喜木
排舖積布帛賣酒肉亦小市也非僧若醫不御繚繒
俗之質不似阿波讚岐抵伊賀多南迫於海民半業
漁蝦墻壁皆雜碎石泥之厚二尺餘不如是輒海風
扇飄壞圮立至村長家獨大宇和島候年、覲就曾
於城下海口乘舟屢侵御鼻險近改至是上岸復自
三机駕舟是以堂室之大為候而設也御鼻者在伊

加多西十許里。正對豐後佐賀兩宿村。山宅。十四日。路在山脊。左右皆海。村落依岨。稻田僅鋤。穀間。穀皆充租。稅民就山植甘蔗。雜食海錯。為糧。牒犢收此。土人曰。生長山澤。陝隘。動輒抖搜。觸突。不受人之制。產海畔。則風氣曠濶。耳目習之。自馴。良易使。伊豫雖馬六。產不居牛之半。其出土。佐者矮小。力強。踰畧。無復此種。世謂之土佐駒。有拳石。疏理。輕惡。蒼白。無澤。投水不沈。嘗無此物。自薩摩櫻島焚崩之年。有之。蓋海濤淘送也。山最高處曰嘉一。北望中國諸島。螺髻點。煙帆風棹。忽生於空溟。而俄頃又失其所。

往秋冬之交。風多西北。舟行必濱中國。春夏則風自東南。以傍四國。船工以是為訣。午後至三机。是為九州津口。宇和戾置戍。戍將井関。又右衛門。則岡高。從弟致岡高書。又右衛門。以疾不相見。使人訪余。岡高者。尾藤先生門人。宇和島之文學。投宿菊池。宇宇。頗巨豪。為村長。有船數隻。日借與澳戶。產六外族。十五日。風濤三机。太多魚。每作鮓。當舖飯。寡魚多。余竊笑。以為如他州。以魚為飯。飯之媒。三机人乃反之。村北沙洲灣曲。有八幡祠。老松數株。翳之。祠側立碑。記宇和島。俟舟船往來。有時風惡。濤急。然無恐怖之。

虞者藉神之靈而然也。文則藤好道生者所撰。土人以此日脩祭事。童女盛裝。或銜鐘鳴鼓。搭勝花。從神車後。無復歌謠雜劇之陋習。是夜中秋。海上湧金動。搖六一奇也。

十六日。僧禪那來語。頗解讀古詩。余留滯僻遠。眉頭久不伸。得禪那與語。亦足消日前洲有呶啞聲。字投袂而起。曰。是必獲多也。余止。從往一人立山上。兩手執麾。衆舩仰見。聽其指揮。麾揚則進。麾下則退。合則聚。分則散。惟臭之所在。是逐已。而網中為一團銀色。海鯤數万頭。鑽網欲脫。亦紅魚。撲刺奮躍。海鯤為之

頭破尾斷。晚細削紅魚。加之飯上。屑葱薑和醬。以食。方言謂之薩摩魚。美者莫如紅魚。世故稱魚中之太宰。

十七日。雨不放舟。字請名其子。菊池氏名有用。政字有用。直字。所以分族類。請見其系譜。實為肥後菊池氏裔。系統分明。非世妄濫者之比。蓋名家。

十八日。諸國舩比日來泊者皆簇。獨不許余之解纜。復畏御鼻險也。晚餃餛極生鮮。畜餛有法。竹籃盛之。固結其蓋。埋之潮際沙泥。不如是餃時。味殺。漁夫云。是夜風必疾。果然。

十九日、未牌游前洲、風響山影、全已深秋。
二十日、產六辭去。
二十一日、村西山上建小亭、名曰遠見臺、以備外國
虞、凡瀕海宜有此設、而他邦則未之聞、北方天昏如
墨、土人曰、是日中國風雨、山多橐吾、俗謂橐吾為款
冬之別種、其說未可甚非、大抵自入四國、有橐吾則
無款冬、有款冬則無橐吾、不復見其並生、蓋款冬一種
之物、而因地其性、乃移乎、但橐吾冬華、款冬春榮、異
耳、唐山諸家、斷為二物、無相涉之說、無乃未盡其性
乎、記此以質博物家、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將飯前洲、復下澗、僮行攫鯢、數頭來、其易
得、猶摘園蔬也、三机之菜、貧民不能多餐、彼此棄除、
天地固無兩全、

二十四日、登村後山、山主雲母、蓋下品、土人鼻之曰
糞石、言其弗成用、

二十五日、四國無狐、有狸、其善蠱魅、勝於中州之狐、
又生馴猴、歌舞應節、故使猴者、非產四國則不畜、
二十六日、自至三机、非風雨、必日登山、又浮舟、此日
六觀漁、臨夕、天氣清朗、字曰明日、請航送子、乃艤舟

以待海底有沈木黝黑如玉名曰扶桑木俗以為桑滄
愛改之前取埋恐有然月而山日登山又取桑木日
天竺國麻絲華嚴經始於新法非遠西國傾諸葛明
云巾蓋思無國法麻布時藥學與想麻絲中似多麻
葉五倍其熟知中因凡山少桑在麻絲中為以
二十種但登枯於此其注要法蓋今此國有桑子月
天洲國昔兩全州然其衣不浸也其衣上其衣之
新麻絲團結成仁此衣柔復衣不結衣等絲麻葉有
不付正身彩繪前如戲王與新法點麻絲取桑木
不計其日傳傳物家

